

高长江 著

*Yishu Renlei Xue*



# 艺术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艺术人类学

艺术的存在和存在的艺术

高长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人类学 / 高长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0.12

ISBN 978 - 7 - 5004 - 9590 - 1

I . ①艺… II . ①高… III . ①艺术 - 文化人类学 -  
研究 IV . ①J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0840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子 时

技术编辑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假权必究

**浙江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术专著出版基金 2010 年资助项目**

# 目 录

导言 生命之在：艺术的沉思 .....	(1)
<b>第一章 艺术与人类之在 .....</b>	<b>(6)</b>
一 人：斯芬克斯之谜 .....	(7)
二 人类史的文化检视 .....	(11)
三 艺术与人的世界 .....	(15)
四 艺术的价值：人类学的维度 .....	(24)
五 乡愁与还乡：艺术之路 .....	(47)
<b>第二章 生命价值的美学陈述 .....</b>	<b>(57)</b>
一 生命直观 .....	(58)
二 身体修辞：生命价值的言说 .....	(73)
三 灵魂滋润：高贵生命的养护 .....	(90)
四 艺术、救赎与永恒 .....	(98)
<b>第三章 生活诗学的日常实践 .....</b>	<b>(118)</b>
一 日常生活世界 .....	(119)
二 劳动的快感 .....	(126)
三 休闲艺术 .....	(132)
四 日常生活审美化 .....	(140)
五 交流·语言·诗 .....	(155)
六 居住修辞：诗意图地栖居 .....	(168)

<b>第四章 社会生活的秩序架构</b>	(182)
一 艺术与社会	(183)
二 社会化的艺术背景	(186)
三 装饰：一种政治叙事	(195)
四 共同体认同：神秘的想象	(203)
五 权威的美学奥秘	(212)
六 社会控制“炼金术”	(215)
七 大乐与大和 ——和谐社会的艺术人类学阐释	(224)
<b>第五章 精神生活的文化资源</b>	(267)
一 艺术灵性与哲学智慧	(268)
二 艺术世界与审美世界	(272)
三 美感与美德	(277)
四 艺术的魔力与信仰的动力	(291)
五 科学：一种艺术游戏	(315)
<b>结语 人类·艺术·明天</b>	(327)
<b>主要参考文献</b>	(337)
<b>后记</b>	(340)

# 导 言

## 生命之在：艺术的沉思

在“人类学”的古典意义上说，“艺术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部门。它的文本空间和话语空间是人类学家所谓的“小型社会”或“原始社会”、“未开化社会”的艺术现象。不仅叙述其艺术表达的形式，也描写其艺术生产与分配的方式。这种研究在爱德华·泰勒时代就已经得到了定位，成为完形的文化人类学文本不应缺席的要素。比如泰勒的人类学名著《原始文化》、《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文本中就充斥了大量的关于原始社会艺术现象的叙事。人类学家博厄斯也写过专门研究原始社会艺术现象的著作《原始艺术》（纽约，1955），美国当代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则干脆将其对不同类型“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的比较、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的生产等方面的研究称之为“艺术人类学”<sup>①</sup>。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文化人类学就是关于小型社会或原始社会文化的研究，而艺术又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个完美的人类学文本当然少不了艺术的内容。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存在主义哲学的崛起，特别是伴随着思想界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思辨与追问的深度推进，传统“人类学”的语义世界遭到了颠覆。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再是古典人类学意义上的那个关于小型社会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的一种叙事，而是迈向人类存在问题的宽阔时空。海德格尔、卡西尔以及理查德·罗蒂、米歇尔·福柯等，都在“存在”语境的意义上使用着“人类学”这个概念；有人甚至为了与古典人类学区别而提出“新人类学”的概念（尼克拉·哈特曼，1949）。从哲学史的视阈看，将人类学的“原始社会”文化叙事转向“人类存在”问

---

<sup>①</sup> 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靳大成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题思辨的先驱是哲学家康德。他的小册子《实用人类学》就不是经典人类学的范式，而是一种哲学的视阈。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叶以来，“人类学”已经跨越了“小型社会”的边界而走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场域之中，成为一个多种学科的时尚修辞。一百多年前，“人类学”还是一个很高雅、很专业的职业语汇。提起这个名词，人们大脑里便浮现出那些流连于“小型社会”采集文化化石的人类学家的影像。一百年后，“人类学”即使说不上已沉沦为一种大众化的生活语言，但其话语空间的开放以及其他知识对其的侵入，已造成“人类学”的语义泛化。在一种“后学科”化的知识空间里，“人类学”由于其原初的语言创伤，必然导致其叙事的多元化。

其实，即使是经典人类学，20世纪以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都市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兴起，已经把人类学的视阈由传统社会和小型社会扩展到当代工业社会，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当代时空；人类学家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流连于传统社区和民俗社会“文化标本”的采集者，而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人类存在问题的观察家和分析家。特别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以及哲学人类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人类学的采样、实证、描写的方法论模型，分析、思辨、阐释也成为人类学家的一种思想与文字架构形式。正因此，“泰勒人类学”和“康德人类学”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时至今日，思想家们更倾向于将其所做的关于人类存在问题的研究泛称为“人类学”。

正是按照“人类学”的这一语义流转，笔者的这个“艺术人类学”文本框架不是古典人类学的模型，而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进路；不是像罗伯特·莱顿那样对“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所作的叙说，而是像康德或海德格尔那样对艺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进行思辨与阐释。实际上笔者所做的工作是将艺术哲学和哲学人类学思想整合起来，构建一种新的“艺术人类学”的模型。如此而观，这个文本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艺术哲学人类学”。对“艺术人类学”的语义、知识、叙事乃至修辞做这样的调整，虽然使其不再像古典人类学那样拥有一种知识的安顿感与职业的玄奥感，但其与古典人类学的语法是一致的。如果说，人类学就是关于人类问题的知识，人类就是人类学的主体，那么，艺术人类学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人类生活，不仅是那些具有考古学意义的“传统社会”的人类，也投向

现代工业社会、都市社会、乡土社会那些卑微生命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也就不足为奇。

人类史和艺术史告诉我们，当人类第一次抬起头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当人类第一次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之日起，与这个战战兢兢的物种朝夕相伴、对话交流的两种文化形式就是艺术与宗教。山洞里，篝火旁，狩猎中，器皿上……野性的舞姿、纵情的歌唱以及各种神秘诡异的符号形式，不仅丰富了古人日常存在的生活意象，而且也使存在的世界得以有序安顿，扬弃了世界的异己性，从而使存在与生活成为可能。说人天性中“先验地具有宗教与艺术灵性”固然使我们很有尊严与荣耀，但没有什么意义。人性的实在性不仅在于表现为精神性，也表现为实践性；缺失了精神性的实践固然容易走向莽撞与混乱，但没有实践性的精神也容易流向玄虚与空乏。如果说，宗教与艺术为蛮荒时代的先民提供了存在的精神担保的话，那么，宗教是这精神世界的境界担保，艺术则是这精神世界的能力担保。也正是知行的统一，在远古时代，人性、世界才具有了深沉的价值内涵。时至今日，尽管人类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是从那些粗蛮的舞蹈和神秘的图像符号中走过来的一支物种，但在感性的生活中，艺术仍然是人类生活亲密的伴侣。我们快乐时，她为我们助兴；我们悲愤时，她抚慰我们的伤痛；空默孤寂的夜晚，她依偎在我们身边呢喃，一个个生命故事使漫漫长夜不再孤单；甚至当我们接近生命之大限，生命故事的叙述即将中断，成为人类的一个模糊的记忆而为此哀伤时，她也会厮守在我们身边，用她那轻柔哀婉的细语为我们轻轻歌唱，使我们在迷离恍惚的意境中平和地欣赏生命的火花渐渐熄灭在永恒的静默之中。

然而，对这样一位人类精神家园的女主人，人类灵魂的守护神，我们对其却知之甚少。“艺术”这个词每天都会在我们语言的煎熬下变形，甚至我们每天都以“艺术”之修辞为自己光耀门面，但我们却很少有人搞清楚艺术与人类到底是什么关系。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缺乏对艺术与人的存在之关系的深刻思考，于是，艺术仅仅成为我们生活乃至生命中的一件消费品；也许正是由于我们仅仅把艺术作为像口香糖一样的爽口的消费品，所以我们才看到，在这个丰裕社会里，在这个现代而又后现代的所谓“生活艺术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夸张性文化中，人类的精神却饥渴着并因饥渴而抽搐着。因为，“精神”在现代人的词汇表中，也仅仅

是人的一种欲望或智商之意，而缺乏深层的语义维度——灵魂。当我们的精神在技术、理性、现代性的舞台上疯狂表演时，我们的灵魂却悲哀地走上祭坛接受死刑。因为灵魂的活性需要艺术、神话等诗意的情感符号的滋养。这是现代文化的悲哀，现代人的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哀，一种带有“末世”意味的悲哀。也许正是因为目睹现代人类灵魂与悲哀相伴的悲剧，使我形成了写作这样一部“艺术人类学”的设想。我一直觉得，以“人类学”相称的文化文本不应仅是一部眼睛的史诗，仅供阅读与欣赏；它还应该成为灵魂的炼狱，供人类沉思和觉悟。

如果说艺术人类学是艺术与人类存在之关系的描写与阐释，那么，它既可以是“现象学”的维度，也可以是“价值论”的进路。本书的向度属于后一种，即艺术于人类存在的价值诠释。价值诠释不能依赖纯粹理性思辨，它也需要事物本身的呈现。这不仅因为物的所谓价值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人对价值的思考也是开放多元的，容易导致阐释流向解释学所说的“偏见”的陷阱。因此，把一切摆在人们面前，让事实告诉人们艺术是如何与我们的存在交融在一起的也许能够弥补阐释的虚弱。正因此种进路与方法，“艺术——人文关怀”与“艺术——生命——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构成了文本纵横交错的文字路线；呈现（现象呈现与情感呈现）与阐释构成了文本的基本表现方式。当然，艺术也有经济价值，特别是在如今我们所在的这个商业文明里，很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其说是在博物馆、音乐厅、诗歌朗诵会和戏剧表演中，还不如说是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在通俗歌手出场的标价上，在那些外表如卵石般圆滑而内容空空如也的休闲文学中……我并不否认艺术的经济价值，而且伴随着新一轮疯狂的文化产业化大潮，许多艺术品正向市场那闪闪发光的金身投去毫无色泽但却充满色情的眼光。但我还是认为，艺术的经济价值并非艺术的主体性价值。对于人类的存在而言，艺术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尽管从体系建构的角度说，“艺术与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在本书中给予适当的位置，但从艺术价值“本体论”的意义上，我还是割舍了这部分内容。

也许，我说是也许，人到中年，恰如大卫·艾尔金斯所说，是到关注灵魂的时候了。因而，我对艺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也有一种特殊的领受方式。常常在残阳斜照的黄昏，一人闲坐窗前，思想伴着茶的清香轻轻缭

绕在家乡林中小屋那徘徊婉约的洞箫上；万物幽冥的静夜，仰望星汉悠悠而沉浸在德彪西那轻盈流淌的《月光》里；伴着东方的第一缕晨曦凝视着梵·高《盛开的杏花》，在那蓝色与白色、大地与苍穹、盛开与萎落、存在与死亡、瞬间与永恒的融合中感动着生命的偶在和欢欣……有些忧郁，但仍觉人生美丽；几点感伤，但仍觉生命高贵。

其实，中年的艺术感悟不过是多了几分深沉和凝重而已。人的生命史本来就是一部艺术史。婴儿那哀怨的面孔不正是在妈妈的摇篮曲中绽放出笑容么？我们的人生挫败感不正是在《意大利随想曲》的轻盈摇曳中消淡的么？“向死而在”的生命不正是在梵·高那光明而炽热的《星夜》中找到了活着的理由、希望的理由、欣慰和快乐的理由么？这就是艺术的“人类学”意义。人生本是一杯掺和着苦与甜的威士忌，生命本来就是一种偶得，一次意外的领受。存在的意义、快乐与幸福不在生命之内而在生命之外，在哲思、审美、艺术、友谊、爱情、信仰等这些人造的文化事物之中。感谢伟大的造物主，它馈赠给我们这些被造如此美妙之物，使我们能够在无数颅骨堆砌而成的生命废墟上尽情而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美酒。如果没有艺术，我想，生活将是一场疯狂而可悲的试验。

也许正是我对艺术的这种感悟与理解，本书的文字不仅是描写的、实证的，也是思辨的、解释的，甚至有几分不安和躁动。笔者并不想成为“艺术传教士”，只想通过这种富有感觉的文字向你讲述一个艺术与人类“在路上”相依为命的故事；或者让我与你共同分享存在的真理：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如果说万物皆变，那么我们也是。生命不过是一次偶得，她是如此珍贵而又有限。因此，请与艺术为伴，愉快而幸福地过好你的每一天！

# 第一章

## 艺术与人类之在

什么是存在？

存在就是在；或者说，存在就是吃饭、睡觉、散步、聊天、晒太阳……

存在是人类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命状态。活着就是存在。

但是，“存在”作为哲学概念而非生物学概念，它的内涵显然不是“活着”这种轻盈的日常语言所能承载的。存在是一种文化事实而非生物现象。人的存在与狗的存在当然属于不同的境界。狗的存在只不过是由愚蠢和傻气（忠诚）混合而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存活”罢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并不知晓主人的外出是为它寻找买家，傻兮兮地坐在门口盼望着主人的归来；当它看到主人拎着绳索走近自己还兴高采烈地围着主人欣喜若狂，直到绳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还莫名其妙地打量着这奇怪的玩意。但人不会这样。人不仅按照大自然所给定的样子存在，而且是以某种超越自然的方式询问和反思存在。经验、意识、梦魇、幻想、激情混杂在一起，通过组合，分离，过滤，升华，于是，一种由理性和想象组合而成的奇妙存在便落在了人的身上。正是这种“理性和想象”的存在，使人的存在不仅裹挟着某种莫名的淡淡哀愁但仍不失快乐与高贵的生活，而且赋予人种种可能性，成为尼采所说的“未完成的存在物”。

说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不仅意味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仅仅是一种粗糙的半成品，或如爱默生所说，“长着一张粗糙的脸”，而且还意味着人对他的世界永远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假如人类是一种确定的、静止的存在，像天使那样，固然可以剪裁掉人类心灵中许多忧郁和哀愁，但也使人丧失了生命中的许多快乐，存在就会像一只机械的钟表，麻木而无足轻重地摆动时间的节奏。正因为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参与到自然的流

变之中，所以，才创造了人类所独有的存在方式——不是像动物那样按照大自然给定的样子存活，而是通过激情、想象、希望、梦魇、形而上学、神话与艺术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玄学的世界、神话的世界、艺术的世界。

作为一种“原罪”的存在，作为一种“被造”，成为人，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么是哲学的或宗教的，要么是艺术的或审美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琐碎。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生命起初就是一种创伤，生活一开始就是一种使人失落的混乱。个体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敢正视这一点。他害怕自己被这恐怖的现实所吞没，而希望用幻想的帷幕把它遮掩起来。至于他的“想法”是否真确并无所谓，他只希望活在幻想的世界中。没有酒精和迷幻药，我们终身都会被噩梦惊扰。人从来就没有生存于真实世界之中，而是生存于幻想和谎言之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存在，就像患有狂想症的疯子一样。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早在三百多年前，天才的帕斯卡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人注定要疯狂。此种疯狂只不过是不至于堕入另一种疯狂。精神分析学表述得更加残酷：神经病是人之为人的元素。确实，正因为人是一种能够患神经症的动物，所以人类才创造了哲学、宗教、艺术……才有了人的世界；所以人的存在才如桑塔亚纳所说的那样：虽然在结局上是一场悲剧，但在理想上却是一首诗，在过程上成为一种喜剧。

## 一 人：斯芬克斯之谜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是作为地球上一个特殊的物种——人类的使命。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忒拜国郊外的一座悬崖上，盘踞着巨人提丰与妖蛇厄喀德那所生的女儿——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斯芬克斯。它用智慧女神雅典娜教给它的隐语询问过往行人。假如过路的人不能猜中它的谜底，它就将他们撕得粉碎并吞食掉；甚至于连国王克瑞翁的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于是，国王号召全国：无论谁为忒拜国斩除这个怪物，就可以获得王国并娶其妹为



古希腊菲尔德神庙

妻。这个谜语就是：在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间用三条腿走路。在一切事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腿走路的动物，而腿最多的时候，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这是什么？正在此时，俄狄浦斯来到忒拜城。他爬上斯芬克斯盘踞的悬崖，自愿解答谜语，一语猜中：“这是人啊！”斯芬克斯因失败而羞愧

地跳崖自尽了。

虽然这只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则极为普通的故事，但它却说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多么艰难！就像黑格尔所解释的那样，它是在向人们的精神发出呼吁：认识你自己！<sup>①</sup>

是的，人类此在的重要使命，首先就是认识自己，就像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神庙的那句箴言一样。只有认识了自己，才可知晓如何成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确乎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

然而，正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人类真正认识自己又何其难！

从苏格拉底、孔子时代开始，人类就试图对什么是人这样的问题做出满意的解释。然而，虽然至今我们拥有了众多关于人的语言，或者可以这样说，几千年来人类大脑那个松果腺一直在努力磨选关于“人”的知识，但是，我们真正的收获却微乎其微。无论是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几乎都

<sup>①</sup> 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卷，第77页。

是如此。

迄今我们最熟悉的、几乎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和话语的关于人的言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有类似的表述。“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几乎奠定了东西方文化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性话语的“乔姆斯基语法”，后人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这个“语法”平台上的修辞形式的翻新。“思想”（笛卡尔）、“理智”（康德）、“精神”（黑格尔）都是如此。就连天才的帕斯卡尔也没有跳出这个思想魔圈。他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的比喻为世人皆知，但是他给予我们的仍是那个关于人的认识的传统的叙事（与他精深博大的《思想录》相比是那么的不协调）。

与哲学人类学这种人的理论相似，宗教人类学也是在“人”的磨坊里空转。应该这样说，宗教人类学一直不弃不舍地在人的周围徘徊，它试图说出点新的东西。但由于受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上帝”、“逻各斯”语用学的影响，它的这种超越失败了。最后，它又回到了原点：人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人也是逻各斯，是理性的动物。在亚当和基督这两个“神人”的影子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原始人的幽魂。人性就是神性，而神性就是逻各斯，就是理性/伦理性。

人类学（传统意义上的）关于人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可能与这门学科的特征有关。它长于关于人（原始部落）的生活形式的描写而拙于理论思辨。因此，它关于人的认识或者说关于人的判断只是一些经验性的描述。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尽管超越了一般人类学这种庸常的思路，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动物”这样一个颇有新意的命题。不过，这个命题的语义比较暧昧。依一些人类学家的解释，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即是说人创造了文化，又为文化所创造。这只是表达了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揭示人的本质。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传统的关于人的理论受到了几次重创。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三次大的创伤。一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太阳中心说”残忍地拆毁了人通向宇宙中心的“天梯”，使人重新成为我们这颗星球上的普通的生命。二是达尔文的“生物学革命”：“生物进化论”彻底否定了人的“受造”的神圣性，撕碎了罩在人身上那神秘的轻纱，

裸露出人没有退化殆尽的尾巴——人仅仅是从动物界进化出来的一种动物。三是“心理学革命”：精神分析扒下来人披在身上的“理性动物”的华贵服饰，指出“无意识”与“本能冲动”才是人类心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20世纪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发展，使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有了新的跨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刷新了传统人类学“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一命题；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语言的原野挖掘着人的本质；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符号的平台上组装着人的形象。此外，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生物学等对人的多样化解释。

这里我仅仅以粗放的文字勾勒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思想路线。对它的全景描写是“人学思想史”的任务而不是这个小小的语段的任务。即便文字如此简化，思路如此粗放，我们仍可从中看到人类自我认识的复杂而又沉重的心路历程。这不是思想者的概念游戏和知识人的文化休闲。人类怎样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如何建构我们的世界；或者说，它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

“认识你自己！”人类从爱琴海岸的德尔菲神庙出发，历经2000多年精神探寻，但现在仍然在路上。

但人并非仅仅是一个匆匆忙忙的行路人。“在路上”不仅是匆忙地行走。使人行走的仍是那个挥之不去的斯芬克斯之谜——

路在哪？我是谁？我要向何处？

## 二 人类史的文化检视

“认识你自己！”也许我们从这则神谕中嗅出了另一种辛辣的味道：别以为你是神！

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

现代生命科学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谓生命，不过是化学和热力学现象以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形式组织而成的一种自我组织体系。不论是人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都是如此。这一发现对于人类也对于关于人类研究的所有科学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这可能令人类——这个自诩为地球上最高贵的物种——有些失尊。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人在生物学意义上说，和其他生命体一样，属于一个家族共同体，在我们身上，具有永远不可泯灭的动物性。

在生命起源和形成的意义上说，人本是动物。人体在行为上不仅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控制，而且也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也就是受到每一个个体中的遗传记忆/遗传基因的影响。这就是近年来生命科学所说的“基因库”模式。生命体的大脑越是发达，其生命元的接点就越多，偶然性的组合也就越高，基因密码就越复杂，与自我和外界信息交流的矛盾性和秩序化的冲动也就越强烈。生命体实质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生物体，是秩序和紊乱的拼盘。<sup>①</sup> 那种认为人先天地区别于动物，具有理性、思想和秩序化的特征，或说我们是思想的动物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虽然不无裨益，使我们活得很有尊严，但却是一种扭曲了的“自尊”；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为“虚假自恋”。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沉迷于“新装”中的快感一样。其实“皇帝”身上根本就没有“新装”。

如果说，人类的生命既是紊乱又是秩序的现象体，那么，人是怎样结成社会，过上一种区别于“动物社会”的人的生活的呢？是因为文化。正如上面所说的，生物体的大脑越是发达，基因库就越是复杂，紊乱的冲

<sup>①</sup> 爱德华·O. 威尔逊正是根据人类行为的这一特征创立了他的“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在威尔逊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某些基因来组织的，这些基因有些是人类与其近亲物种共有的，有的则是人类独有的。见其《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页。